

Accessibility Read Version

无 障 碍 阅 读 版

鲁迅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UXUN

杂文卷·上

鲁迅◎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Accessibility Read Version
无 障 碍 阅 读 版

鲁迅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UXUN
杂文卷·上

鲁迅◎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文集·杂文卷 / 鲁迅著. —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609-9917-3

I. ①鲁… II. ①鲁… III. ①鲁迅杂文—杂文集
IV. ①I210.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1999 号

鲁迅文集·杂文卷

鲁迅 著

策划编辑: 刘晓燕

责任编辑: 刘晓燕

封面设计: 唯创广告

责任校对: 孙倩

责任监印: 张贵君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 430074 电话: (027) 81321915

录 排: 学海书业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6

字 数: 62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全两册)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 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革命家和教育家。原名周樟寿,字豫山,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少年时代在家塾学习诗书经传,喜欢野史杂录和民间绘画艺术。1898年就读于洋务派创办的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数月后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路矿学堂。

1902年前往日本留学。期间积极参加各种民族民主革命活动,广泛涉猎西方近代科学文艺书刊。1906年弃医从文,希望以文艺改造国民精神。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未果,转而在《河南》杂志发表《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集,1909年出版。

1909年夏回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1911年用文言写了第一篇小说《怀旧》,思想特色和艺术风格都与后来小说相同。捷克学者普实克认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1912年2月应蔡元培之邀,赴南京教育部任职,后随教育部迁往北京。1918年5月开始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此后3年间陆续在《新青年》发表小说、新诗、杂文、译文50余篇,并参与《新青年》编务。1920年8月被聘为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讲师。1921年12月至次年初,最重要的代表作《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1923年,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1926年出版《彷徨》。除了小说,鲁迅还写了很多具有独特风格的杂文,以《随感录》为代表,1918年起在《新青年》上发表。1925年出版杂文集《热风》。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杂感集问世。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未名社”。

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6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同年10月抵上海,从此定居上海,专事写作。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字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1936年因积劳和肺病在上海逝世,终年55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但吸收了前人优秀的成果,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而且铸就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相对于时代和民族,鲁迅都是超前的,其作品蕴藏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其对国民性的深刻剖析,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依然不可或缺。

当前,市面上有关鲁迅作品的书籍恒河沙数。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文学先驱,我们特聘请国内知名学者,整理、编纂了这套《鲁迅文集》。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对文中出现的生僻字作了注音和详解。

(二)按体裁分为四册,小说一册,散文诗歌一册,杂文两册。

(三)剔除了《鲁迅全集》中非文学以及非原创的部分,如译作、学术论文等,此外,书信并未收录在内。

(四)鲁迅对自己的作品曾多次修改,此次编集,只收录最后定稿。

(五)某些原无标点文章,悉由编者重新标注。

(六)全书文字校订,除改正此前印本明显错字外,还包括将繁体改为简体,但可通假者及作者习惯用法,仍予保留。

(七)本书的整理工作由多人合力完成,参加校编工作的有冯知明、罗文英、刘洋、姜颖桦、李永生、彭晓辉、康明、刘术光、罗文军、朱金媛、高长青、万淑芳、谭润香、曾善本等,在此深表感谢。

目 录

坟

题记	3
我之节烈观	5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2
娜拉走后怎样	20
未有天才之前	25
论雷峰塔的倒掉	28
说胡须	30
论照相之类	34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39
看镜有感	42
论“他妈的！”	45
论睁了眼看	48
从胡须说到牙齿	51
坚壁清野主义	57
寡妇主义	60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64
写在《坟》后面	70

热风

题记	77
随感录二十五	79
随感录三十三	81
随感录三十五	85

随感录三十六	86
随感录三十七	87
随感录三十八	88
随感录三十九	91
随感录四十一	93
随感录四十二	95
随感录四十三	97
随感录四十六	98
随感录四十七	100
随感录四十八	101
随感录五十六 “来了”	102
随感录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	103
随感录五十八 人心很古	104
随感录五十九 “圣武”	106
随感录六十一 不满	108
随感录六十二 恨恨而死	109
随感录六十三 “与幼者”	110
随感录六十四 有无相通	112
随感录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113
事实胜于雄辩	114
估《学衡》	115
“以震其艰深”	118
所谓“国学”	119
“一是之学说”	121
对于批评家的希望	123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125
即小见大	127

华盖集

题记	131
青年必读书	133

忽然想到	134
通讯	138
论辩的魂灵	143
战士和苍蝇	145
夏三虫	146
忽然想到	147
杂感	150
北京通信	152
导师	154
忽然想到	156
“碰壁”之后	160
并非闲话	164
我的“籍”和“系”	167
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169
补白	175
答 KS 君	181
“碰壁”之余	183
并非闲话(二)	187
十四年的“读经”	189
评心雕龙	192
这个与那个	194
并非闲话(三)	199
我观北大	203
碎话	205
“公理”的把戏	207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211
后记	213

华盖集续编

小引	217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218

有趣的消息	223
学界的三魂	227
古书与白话	230
一点比喻	232
不是信	234
我还不能“带住”	243
送灶日漫笔	245
谈皇帝	248
无花的蔷薇	250
无花的蔷薇之二	254
“死地”	257
可惨与可笑	259
空谈	261
无花的蔷薇之三	263
新的蔷薇	266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269
马上日记	272
马上支日记	280
马上日记之二	291
记“发薪”	295
记谈话	299
上海通信	303
厦门通信	305
厦门通信(二)	307
厦门通信(三)	309
海上通信	312

而已集

题辞	317
黄花节的杂感	318
略论中国人的脸	320

革命时代的文学	323
写在《劳动问题》之前	327
读书杂谈	328
通信	333
答有恒先生	337
辞“大义”	341
反“漫谈”	343
忧“天乳”	345
革“首领”	347
谈“激烈”	350
扣丝杂感	353
“公理”之所在	358
可恶罪	359
“意表之外”	360
新时代的放债法	361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363
革命文学	374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376
卢梭和胃口	378
文学和出汗	380
文艺和革命	382
谈所谓“大内档案”	383
拟预言	388

三闲集

序言	393
无声的中国	396
“醉眼”中的朦胧	400
文艺与革命	404
扁	409
路	410

头	411
通信	412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417
文学的阶级性	420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422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425
柔石作《二月》小引	427
流氓的变迁	428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430
书籍和财色	431

二心集

序言	435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438
习惯与改革	450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452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453
“好政府主义”	457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459
上海文艺之一瞥	461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470
以脚报国	477
新的“女将”	479
宣传与做戏	481
知难行难	483
《野草》英文译本序	485
“友邦惊诧”论	486
答北斗杂志社问	488
关于翻译的通信	489



坟



题 记

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①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②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

其次，自然因为还有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③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④说得好，“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

① 《河南》：我国留日学生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创办于东京的月刊。

② 《民报》：初为月刊，后不定期出版。同盟会的机关杂志。

③ 指当时现代评论派的人们。

④ 木皮道人：应是木皮散人，是明代遗民贾凫西的别号。贾凫西（1590—约1676），名应宠，山东曲阜人。作者借用“软刀子”来比喻现代评论派的言论。

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也就是一把软刀子。假如遭了笔祸了,你以为他就尊你为烈士了么?不,那时另有一番风凉话。倘不信,可看他们怎样评论那死于三一八惨杀的青年。

此外,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蹊〔niè,蹊;蹊:追踪〕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我十分感谢我的几个朋友,替我搜集,抄写,校印,各费去许多追不回来的光阴。我的报答,却只能希望当这书印钉成工时,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别的奢望,并没有什么;至多,但愿这本书能够暂时躺在书摊上的书堆里,正如博厚的大地,不至于容不下一点小土块。再进一步,可就有些不安分了,那就是中国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还未被所谓正人君子所统一,譬如有的专爱瞻仰皇陵,有的却喜欢凭吊荒冢〔zhǒng,坟墓〕,无论怎样,一时大概总还有不惜一顾的人罢。只要这样,我就非常满足了;那满足,盖不下于取得富家的千金云。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大风之夜,鲁迅记于厦门。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北京《语丝》周刊一〇六期,题为《〈坟〉的题记》。

我之节烈观

“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除了“进呈御览”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议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砭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极古奥的思想，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

这几篇驳论，都是《新青年》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早已闪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读者见了，怕一定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此时却又有一群人，不能满足；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他们叫作“表彰节烈”！

这类妙法，自从君政复古时代以来，上上下下，已经提倡多年；此刻不过是竖起旗帜的时候。文章议论里，也照例时常出现，都嚷道“表彰节烈”！要不说这件事，也不能将自己提拔，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

抗拒被杀，都无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竟受了污辱，然后自戕，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就令勉强动笔，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大意只是如此。

康有为借重皇帝的虚名，灵学家全靠着鬼话。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大有渐进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几个疑问，须得提出。还要据我的意见，给他解答。我又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支五官神经内脏，都有关系。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帐；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至于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

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劳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搁在阴类肩上。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纵令该担责任，也只得分担。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该各尽义务。不特须除去强暴，还应发挥他自己的美德。不能专靠惩劝女子，便算尽了天职。

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据节烈为本，将所有活着的女子，分类起来，大约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经守节，应该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所以除出）；一种是不节烈的人；一种是尚未出嫁，或丈夫还在，又未遇见强暴，节烈与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经很好，正蒙表彰，不必说了。第二种已经不好，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